

沈雲龍編輯

明清史料彙編

集 五

第四冊

文海出版社
印行

鮎埼亭集卷第十七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銘

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或未必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之於遷固各有溝渚唯是經術文章之兼固難而其用之足爲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尤難者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幾不媿於此然世稱公之文章萬口無異辭而于經術已不過皮相之若其惓惓爲斯世斯民之故而不得一遂其志者則非惟不足以知

魚... 卷十一
之且從而掊擊之其亦悽矣公成進士七年以奉母未
釋褐已有盛名會遭奇禍論死安溪方傾倒於公力救
之幸荷

聖祖如天之仁宥死隸旗下以白衣直禁廷共豫校
讎令與諸皇子遊自和碩誠親王下皆呼之曰先生事
出破格固無復用世之望矣然公雖朝不坐燕不與而
密勿機務多得聞之當是時安溪在閣徐文靖公元夢
以總憲兼院長公時時以所見敷陳某事當行某事害
於民當去其說多見施行雖或未能盡得之諸老而能
容之故公之苦口不一而足不自知其數也或欲薦公

則曰僕本罪臣不死已爲非望公休矣但有所見必爲公言之倘得行拜賜多矣

世宗卽位首免公旗籍尋欲用公爲司業以老病力辭九年竟以爲中允許扶杖上殿以優之再遷爲侍讀學士孫公嘉淦以刑部侍郎尹京兆兼祭酒勁挺不爲和碩果親王所喜有客自朱邸來傳王意授公急奏令劾之當卽以公代之公拒不可其人以禍怵之公以死力辭不數日竟有應募上劾者孫公下獄公謂大學士鄂公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亦何顏坐中書矣於是孫公卒得免人多爲公危之而王亦不以是有加於公也

尋遷內閣學士公以不任行走爲辭

詔許免上直有大議得卽家上之公感激流涕以爲不世之恩當思所以爲不世之報然日益不諧於衆矣今上卽位有意大用公時方議行三年之喪禮部尚書魏公廷珍公石交也以諸公公平日最講喪禮以此乃人倫之本喪禮不行世道人心所以日趨苟簡諄諄爲學者言之而是時

皇上大孝方欲追踐古禮公因欲復古人以次變除之制隨時降殺定爲程度內外臣工亦各分等差以爲除服之期

此說本之桴亭陸氏最爲有見

魏公上之聞者大駭其格其議

魏公亦以此不安其位尋遷禮部侍郎公又辭 詔

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甚入部而時奉獨對一切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諮公多所密陳盈庭側目於公初公嘗董蒙養齋河督高君方在齋中公頗言其必貴故河督最向往公及其違衆議開毛城舖舉朝爭之不能得外而督撫爭之亦不能得而臺省二臣以是下獄公言於徐公元夢令爲

上言不應以言罪諫官

上卽日出之于是公獨具疏力陳河督之愆

上頗心動河督自請入面對

上以其平日素向往公也以疏示之河督大恨亦思傾公禮部共議薦一貲郎入曹和碩履親王蒞部已許之矣公以故事禮部必用甲科不肯平署王亦怒會新拜泰安爲輔臣而召河間魏尚書爲總憲朝廷爭相告曰是皆方侍郎所爲若不共排之將吾輩無地可置身矣是後凡公有疏下部九列皆合口梗之雖以睢州湯文正公天下之人皆以爲當從祀者以其議出於公必阻之公嘗陳酒誥之戒欲禁酒而復古人大醺之制以爲民節用又言淡巴菰出外番近日中原遍種之耗沃土以資無益之產宜禁之其言頗近於迂濶益爲九列中

口實于是河督言公有門生在河上嘗以書託之

上稍不直公而禮部中遂有挺身爲公難者公自知孤
立密陳其狀且以病爲請許以原官致仕仍蒞書局
衆以

上意未置公也適庶常散館又以公有所私發之遂被削奪
仍在書局行走而荆谿人吳紱者公所卵翼以入書局至是
遂與公爲抗盡竄改公之所述力加排詆聞者駭之然

上終思公一日吏部推用祭酒

上沉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爲之方稱其任旁無應者鳴
呼溫公退居畱臺神宗方改官制以爲御史大夫非光

不可其亦古今所同慨也夫於是公自以精力倍衰求解書局許之

特賜侍講銜歸里杜門不接賓客江督尹公踵門求見三至以病辭乾隆十有四年八月十有八日卒春秋八十有二公諱苞字靈臯學者稱爲望谿先生江南安慶之桐城人桐城方氏爲右族自明初先斷事公以遜志高弟與于革除之難三百年中世濟其美明季密之先生尤以博學稱近始多居江寧者公亦家焉三世皆以公貴贈閣學公之成進士也宗人方孝標者故翰林失職遊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語多不遜里人戴名世日記

多采其言姓而不名事發吏遂以爲公也及訊得知爲孝標吏議以其已死取其五服宗人將行房誅之刑長繫公以待命賴安溪而免難故公自謂宦情素絕非有心於仕進每得一推擢必固辭而

三朝之遭遇實爲殊絕不得不求報稱豈知勢有所不能也伯兄舟以高才而不壽公傷之推恩其子道永得官順天府通判而道永之罷官頗遭羅織亦以公故公又于故相爲同籍公子道章亦得罪於故相之子故累上計車卒不得一售公少而讀書能見其大及遊京師吾鄉萬徵君季野最奇之因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

爲無益之文公終身誦以爲名言自是一意窮經其于通志堂徐氏所雕九經凡三度芟薙之取其粹言而會通之不喜觀雜書以爲徒費目力玩物喪志而無所得其文尤峻潔未第時吾鄉姜編脩湛園見之曰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地者也然公論文最不喜班史柳集嘗條舉其所短而力詆之世之人或以爲過而公守其說彌篤諸經之中尤精者爲三禮晚年七治儀禮已登八秩而日坐城北湄園中屹屹不置次之爲春秋皆有成書間讀諸子於荀管二家別有刪定本皆行于世其在京師後進之士挾溫卷以求見者戶外之履昕夕恒

滿然公必扣以所治何經所得何說所學者誰氏之文
蓋有虛名甚盛而答問之下舌橋口噤汗流盈頰不能
對一詞者公輒愀然不樂戒其徒事于馳驚故不特同
列惡公卽館閣年少以及場屋之徒多不得志于公百
口謗之是則古道所以不行於今日也公享名最早立
朝最晚生平心知之契自徐文靖公後曰江陰楊文定
公曰漳浦蔡文勤公曰西林鄂文端公曰河間魏公曰
今相國海寧陳公曰前直督臨川李公曰今總憲宣城
梅公曰今河督顧公其與臨川每以議論不合有所爭
然退而未嘗不交相許也雅稱太原孫尚書曰殆今世

第一流也及太原進冢臣而公稍疑之嘗歎曰知人之
難諒哉履邸雖惡公而知公未嘗不深一日鄂文端公
侍坐論近世人物文端歎曰以陳尚書之賢也而自閩
撫入京聞其進美餘金六萬人固未易知也王曰其方
侍郎乎其強聒令人厭然其堯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
而前此力扼睢州從祀之尚書垂死悔恨自以爲疚心
嗚呼大江以南近日老成日謝經術文章之望公與臨
川實尸之雖高臥江鄉猶爲天下之望去年公卒今年
臨川繼之蓋無復慙遺矣豈不悲夫予之受知于公猶
公之受知於萬姜二先生也其後又與道章爲同年且

重之以婚姻予之罷官也公豫見其兆諷予以早去及予歸而公又以爲惜欲畱予而不知公亦從此被憾矣公之密章祕牘世所未見唯道章知之而道章先公卒故予亦不能舉其十一也西州之痛言不敢私亦不敢諱安得以銘爲辭其銘曰

經說在笱文編在笱雖登九列依然賁志強聒而言何補於事適招多口成茲顛寔懸知耿耿百年長視老成凋喪嗣子又逝孰知公者青蠅僅至墓門片石秦淮之淚

又欲歸公青囊盡全墓門中下桑榆之
樂事適得公口知滋厚意感喉咽殆百半是則亦如
公之有公之論立於雖有大成如資志鯁而不言同
理矣公之於公其終日

公之於公不謂其十一也西州之南言不煩錄亦不煩
公之於公不謂其十一也西州之南言不煩錄亦不煩
公之於公不謂其十一也西州之南言不煩錄亦不煩
公之於公不謂其十一也西州之南言不煩錄亦不煩
公之於公不謂其十一也西州之南言不煩錄亦不煩
公之於公不謂其十一也西州之南言不煩錄亦不煩
公之於公不謂其十一也西州之南言不煩錄亦不煩
公之於公不謂其十一也西州之南言不煩錄亦不煩
公之於公不謂其十一也西州之南言不煩錄亦不煩
公之於公不謂其十一也西州之南言不煩錄亦不煩

翰林院編脩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

國初多稽古洽聞之士至康熙中葉而衰士之不欲以帖括自竟者稍廓之爲詞章之學已耳求其原原本本確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長洲何公生於三吳聲氣之場顧獨篤志於學其讀書繭絲牛毛旁推而交通之必審必覈凡所持論攷之先正無一語無根據吳下多書估公從之訪購宋元舊槧及故家抄本細讎正之一卷或積數十過丹黃稠疊而後知近世之書脫漏譌謬讀者沈迷於其中而終身未曉也公少嘗選定坊社時文以行世是以薄海之內五尺童子皆道之而

不知其爲劉道原洪野廬一輩及其晚歲益有見於儒者之大原嘗歎王厚齋雖魁宿尚未洗盡詞科習氣爲可惜而深自飲然以爲特不賢者識小之徒而公之所得自此益遠則世固未之能盡知也顧公一生遭遇之蹇則人世之所絕少者公天性最耿介取與尤廉苟其胸中所不可雖千金不屑晨炊未具不計也每面斥人過其一往厄窮蓋由於此初受知於崑山徐尚書崑山之門舉世以爲青雲之藉所以待公者甚沃而爲忌者所中失歡戊辰校文之役至訟之於大府遂有下石欲殺之者崑山謂何生狂士不過欲少懲之耳夫何甚